



魚兒沒水

北美世界日報 連載刊登

如果聾子夢想能聽到歌唱鳥聲，瞎子夢想能看到百花萬物，
那麼在育幼院長大的小孩，會夢想自己能擁有什麼？

作者◎梁嘉安



小說 F35

魚兒沒水

作 者／梁嘉安

編 輯／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

發 行 人／王聖毅

出 版 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 (代表號)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郵政劃撥：18324544

e - m a i l /shinmiao@ms59.hinet.net

排 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 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／2004年7月一版一刷

定 價／250 元

I S B N /957-451-165-0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前言

魚兒沒水

作者◎梁嘉安



前言

這是一個幾個在育幼院長大的小孩互助與互動的故事，時光由一九五六年流轉到一九九〇年，地點由臺灣移到美國，人物則由天真無依的少年成長為幹練有成的中年。如果聾子夢想能聽到歌唱鳥鳴，瞎子夢想能看到百花萬物，那麼育幼院裡長大的小孩會夢想自己能擁有什麼？

一個人的命運是否為其個性所主宰？「幸福快樂」是否一念之間的事情？撇開財富與名位不談，人生是否一場親情、友情與愛情的體驗？當心存執著與苦痛，當面對寂寞與矛盾，一個人怎樣走出陰影而獲得解脫？

本書著墨於四位主角：唐盼之，韓明明，方圓，李中達。唐盼之九歲喪母，進入育幼院。在年幼的女孩眼裡，那掌管育幼院的童主任是個慈藹可親的長輩。因為懷念母親，唐盼之對童主任起了股莫名的依戀之心。情竇初開的唐盼之，愛

上了童主任的兒子李中達。一場大火，育幼院關門，童主任被開除。童主任心碎神傷之餘，把噩運怪在唐盼之頭上。

唐盼之離開育幼院後，為了幫助家計和繳付弟弟的學費，放棄續升高中。她白天打工，晚上念商職夜間部。如此一來，童主任更覺唐盼之配不上她那念台大還準備出國留學的兒子。在感到李中達和自己越行越遠，發現他在大學另有女朋友以後，心死念絕的唐盼之草草的嫁給朱錦益，隨夫來到美國。

窮唐盼之一生所追求的，不外乎愛情和家庭幸福。童主任讓唐盼之經歷第二次母親死去的痛苦，也讓她因自己沒有上大學而自卑。她內心極度不平衡，她走不出童主任和李中達帶給她的陰影。

目錄

一	大同育幼院	008
二	新朋友	016
三	金童玉女	025
四	魚兒沒水	033
五	媽媽	043
六	初醒	059
七	如果那是你的女兒	072
八	灰滅	090

九 回家 102

十 老朋友 122

十一 你的世界，我的世界 139

十二 死了 169

十三 啊，家 184

十四 死而不已 199

十五 他不在，真好 219

十六 我還受歡迎嗎？ 240

十七 我們怎麼辦？ 262

一九五六年，春
台灣，北投

一 大同育幼院

「天上無雲雨難下，地上無樹哪有花？魚兒沒水活不了，哪個孩子沒有家！啊嘿嘿，啊哈哈！誰說我們沒有家？誰說我們沒有家？育幼院的兄和妹啊，相親相愛如一家……」

夕陽正待西下，初春的傍晚仍透著寒意。在這雜草叢生的空地上，兩條前後都看不到盡頭的北淡線火車平行鐵軌橫越而過。舊北投火車站孤零零的立在晚風裡，金色的夕陽射在月台上，像夢境裡一個褪了色的過去……偶爾，一列南下或者北上的火車靠站停留片刻，然後又呼嘯而去，衝破了這晚風裡的沈寂。車站對面是一片圍牆和房子，一扇紅門嵌在一個磨石子的門框裡，在周遭不甚了了的景物襯托下倒也顯得氣派。門頂上有一片厚重木牌，上面幾個勁蒼的毛筆字「大同

育幼院」，教人看了不禁升起一股肅然之情。

月台上，唐力華正急著把他的三個小孩送回育幼院。火車一班班過去，時間越來越晚，但是大女兒欣之卻攀著他的後頸，怎麼都不鬆手：「我要跟你回家！」

「妳再哭，再哭我下次不來了！」他狼狽不堪。

噹噹噹……耳際間傳來育幼院的晚飯鐘聲。欣之像是被打足了氣的皮球似的更是來勁：「我不要回育幼院！我要跟你回家！」

盼之望著姐姐那掐在父親後頸的指頭……許多年以後，欣之對生命中某些人、某些事的歇斯底里攀纏，總是令盼之想著想著就記起這一刻父親後頸上那斑斑的指痕來。她不耐煩的碰碰欣之肩頭：「開飯了。我們要是遲到的話，吳保母又要罵了！」盼之不懂。每次父親來看他們，在玩了一天、該回育幼院的時候，欣之一定這樣鬧一場。幹什麼呢？有什麼用呢？難道早上洗淨臉、換上花衣裳的時候，欣之真以為可以就這樣跟父親回家？

唐力華愁眉苦臉的望著盼之：何以九歲的二女兒會與十歲的大女兒如此不同？妻子臨終抓的也是這二女兒的手……而那時候，她才剛滿九歲。她從來不哭不鬧，別人吩咐什麼就是什麼。四歲的時候，中壢家裡叫她看好養的鴨群，她拿張小板凳坐在門口，一坐就是幾個鐘頭。左右鄰居看了，沒有一個不嘖嘖稱奇。

唐力華十分明白，要不是有這個二女兒，他根本不敢想能把他們姐弟三人一下子全都送到這所育幼院來。

三姐弟進育幼院半年了。經歷過妻子生病期間那段愁吃愁穿、顧病顧小的日子，唐力華更能體會如今一個人過日子的優閒。直到現在，半夜醒來時，他腦子裡還能清楚看見妻子去世前對他的那種絕望凝視。他知道她痛，也知道她明白他是到了底的無能為力。他避著她的眼光，下班後，時常把腳踏車騎到河邊，放開手腳任車子往河堤衝去，直到再幾呎就要落到河裡了，才倏地煞住，然後繞個大彎往菜市場騎去，開始這日的青菜茄子豆腐乾、偶爾一片肥滋滋的嫩紅豬肉……

母親春天去世，到了秋天，作父親的唐力華就為三姐弟整理出兩口箱子。離家前一晚，他再三保證兩年以後會接他們回家。盼之對著地上的帆布箱子發呆。箱子的開關處泛著一層溜溜的油光。從母親第一次入院治療胃癌起，它就陪伴母親進出醫院直到最後。母親去世後，箱子裡仍裝著最後那回帶到醫院去的漱洗用具、睡衣褲、拖鞋和幾本過了期的《今日世界》雜誌。

唐力華給三個小孩一人一塊錢。從來沒拿過零用錢的唐家姐弟，對一塊錢能買到什麼沒有任何概念。欣之揣著舊票子忘了哭泣。臨關箱前，唐力華一再問盼之：「還要帶什麼？」她惶然四望……一個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的九歲女孩……要

兩年以後才能回家。兩年，近乎她生命四分之一的日子……如何去想像那將是段多長的時光？

不記得那天父親是怎麼把他們由中壢帶到北投的。一路上，盼之拎著小箱、牽著元之，一行人終於擠上一節擁擠的火車車廂，塞在一個悶熱的角落裡。窗外片片稻田在奔馳的火車中往後退……盼之擁著睡著的元之，漸漸地也打起瞌睡來。睡夢裡，火車不停地轟隆轟隆，而父親要送他們去的那個育幼院，似乎永遠都到達不了……

「天上無雲雨難下，地上無樹哪有花？魚兒沒水活不了，哪個孩子沒有家！啊嘿嘿嘿，啊哈哈……」盼之第一次聽到這首歌，是一年以前在等候父親辦理入院手續的那天早上，當時她只覺得這首歌好奇怪。什麼「啊嘿嘿嘿」？什麼「啊哈哈」？他們唱的什麼啊？手續辦妥已是下午時分，唐力華向他三個病貓似的兒女嚷著：「出去看看，這個地方有好多小朋友啊！」

欣之哇的一聲往地上一癱，唐力華又急又窘：「起來……羞不羞妳！」

童主任笑咪咪地對盼之說：「這位小妹妹好乖……叫妳妹妹不要哭，好不好？這裡有好多小朋友……我帶你們去看。」

唐力華指指地上的欣之：「這是姐姐，她是妹妹。」

「哦？」童主任滿面詫異。她伸手摸了摸盼之的頭髮，不再說話，領著唐家四口往外走。

三十好幾的童主任，一身青色旗袍，齊耳的直髮俐落的梳到耳後，圓圓的面孔上鑲著一對笑咪咪的細眼。胖胖的身子微向前傾，一副預備隨時跟院童們對話的模樣。她邊走邊解釋：「大同育幼院分兩部分。原來只有新北投的嬰兒部，增辦這個小學部以後，作業才連貫起來……這兩排是教室，我們有自己的老師，教材和制度也比照外面的國民小學……我們的飯廳也比嬰兒部的大一倍。我們湖南人吃飯作興筷長碗大，地方寬敞。」午後斜陽映照下的童主任，神情驕傲得像隻才下過蛋的母雞：「這裡的一草一木，都是我不眠不休開辦出來的！」

她推開一個燈光昏暗、濕氣撲鼻的房間：「嬰兒部有溫泉澡池。我們這裡設備差一點……那邊是老師跟保母的宿舍……這裡是保健室。」噹噹噹……童主任像個虔誠教徒聽到教堂鐘聲般的駐足聆聽著：「嗯，下課了……這裡吃飯、睡覺、上下課都打鐘……這是男孩寢室。小弟弟，」她笑咪咪地彎身告訴元之：「你以後就跟大哥哥他們睡這裡囉。」瘦小的元之閃躲到盼之背後，童主任笑了笑：「這樣好了，我們先一起到女孩寢室，把她們姐妹安頓好再講……禮堂過去

就是女孩寢室……」

育幼院的第一夜。喧嘩的飯廳裡，從沒見識過這種陣仗的唐家三姐弟縮在一角發愣。晚飯前，唐力華趁欣之沒留意，跟盼之揮個手倉卒的走了。盼之聽見一陣鐘聲，惶惶然不知道應該幹什麼，只好自作主張帶了欣之和元之回寢室。

女生寢室是間大通鋪，中央一條走道，兩旁成排的榻榻米，滿室的女孩兒在上面追逐叫鬧。忽地，有人高呼：吳保母來了，吳保母來了！頓時室內一片慌亂，幾秒之內，喧嘩停止了，所有的女孩都回到自己的床位。一位身材瘦削、顴骨突出的中年婦人走了進來。她左右張望。「咦？什麼東西這麼臭？」

「蕭小玫昨天晚上又尿床了，」一個女孩說。

「要死啦，小白痴！不是叫你晚上不要喝水的嗎？」

「我沒有喝……」女孩哭泣著，已經夠小的身子更是縮得老鼠似的一團。

吳保母提起小女孩就往下拖。「睡地上去！這麼好的榻榻米，妳配？」好像上天也罷、下地也罷，小女孩一聲不吭的任人擺佈。寢室裡一片靜默。忽地，吳保母看到唐家姐弟：「你們是新來……姓唐的？」

許多許多年以後，唐盼之回想起當時那一幕……當吳保母伸手把六歲的元之一把提起，拖著他往外走，任他驚惶尖叫的那一幕……那是在母親過世後，清清楚楚的「匡噹」一刀，把她生命上好大一部分突然截斷了的一刀……它徹底地令她明白，什麼是寄人籬下，什麼是孤單無助。它甚過昨夜坐在床沿苦思還需要帶什麼；也甚過今日清晨跨出家門後駐腳回望那「卡嗒」一聲被鎖上了的家門；更甚過剛才眼睜睜的看著父親掩面急步離去……

盼之焦急的跳下榻榻米。「吳保母，我弟弟在家都跟我睡的！」

吳保母皮笑肉不笑。「就是妳家祖宗也要照規矩來！」

「童主任呢？」盼之擋在門口。「童主任說過可以的。」

「走開！」她粗暴的推開盼之，拖著元之往外走。

「姐！」元之滿面惶恐。她正要衝出門追去，這邊欣之也喊：「妹！」

盼之站在寢室門口，裡邊望望，外邊望望。一時之間，竟然呆了。

月光清澈，星斗滿天。盼之躡手躡腳的推門走出寢室。她根據白天模糊的印象，穿過禮堂，在樹林後找到了男生寢室。月光下，瘦小的身影還不及窗台的高度。她沿著屋簷，一個窗戶一個窗戶的駐足聆聽……什麼聲音？樹林風聲？蟲蛙

鳴聲？元之哭聲？還是啊，還是那隔了世的母親的呼喚聲？

直到第二天早上進了飯廳才再看見元之。盼之高興的跑過去，兩旁的小孩起鬨的鬧成一團。吳保母氣咻咻的趕來往她頭上一敲：「妳回去！」一位三十多歲、有張紅紅的圓臉和滿頭捲髮的婦人走近：「唐元之，這是你姐姐？」

吳保母應道：「就是呀，昨晚還不讓我把她弟弟送到妳那兒呢！」

圓臉婦人告訴盼之：「我是趙保母……妳弟弟昨晚哭了好久，說要找妳！」
童主任走過來：「啊，唐盼之。怎麼樣，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？」

「哼，」吳保母又搶著應道。「七晚八晚還指名道姓的要找妳呢！」

童主任摸摸盼之的頭髮。「小妹妹，不要緊的。男生寢室有趙保母，還有好多大哥哥可以照顧妳弟弟。」說完，朝男生隊伍喊去。「是不是呀？你們是不是會照顧唐元之的小弟弟呀？」

一群男孩你推我擠、又笑又鬧的齊聲嚷道：「是！」

「好囉，好囉，」童主任轉過身。「唱歌了，唱完吃早點了。」

「天上無雲雨難下，地上無樹哪有花？魚兒沒水活不了，哪個孩子沒有家！
啊嘿嘿，啊哈哈！誰說我們沒有家？誰說我們沒有家？育幼院的兄和妹啊，
相親相愛如一家……」